

庞

培

自

选

集

忧郁之

书



“狼来了”丛书

狼来了，狼来了！

牧童的唇角有一丝笑意；

狼来了，狼来了！

牧童的眼底有一丝兴奋。

为什么故事永远只能这样说不能那样说？

为什么牧童永远是撒谎者不能是预言者？

如果他真的想看一看狼，

如果他真的看见了心爱的狼，

那么，我们的故事又该怎样继续？

其实，

狼很美

只要你放下手中的利斧，

听牧童飘扬在风中的呼喊吧：

，狼来了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忧郁之书:庞培自选集/庞培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1
(“狼来了”丛书)

ISBN 7-5321-2076-7

I. 忧… II. 庞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5778 号

责任编辑:谢 锦

封面设计:王志伟

忧郁之书——庞培自选集

庞 培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092 1/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82,000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,100 册

ISBN 7-5321-2076-7/I·1687 定价:18.00 元

自序

……把我的泪水项链拿去吧！

——奥克塔维奥·帕斯

作者不一定是自己作品的合适报幕人。同样，一个人在已成形的书本之外，能说的话一定有限。他是这本书的作者，这一特殊的情形在要求他规避、克制，保持应有的言谈上的适可而止。读者进场之时正是作者退场之际，这是文学必要的常识。按照常理，作者的魅力和热情，已凝聚在他作品中，那未可容纳进去的，或者就是作者尚需进一步完善的缺憾、希望……；我的缺憾在于仓促和耐心——生活、创作两方面的潦草——虽然它几乎也是我的迥异常人（别的写作者）之处，而希望……对于一名真正的创作者来说永无穷尽。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：我的事业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存在，并有人实践，反反复复、生生不息——那众多伟大的诗人、歌者、艺术家和艺术的崇敬者、世界的良善之子——词语的看不见的洋面上的航行者——他们的性格中掺杂进了颠簸海浪和船用索具





的粗野气息——我存在只是为了表达上述关联。在所关联的这一简单事实面前，我是初习的无名者——与其说自己懂得言说不如说我是更多地知悉沉默——世界的伟大结构在其内在最深处熠熠生辉，我愿做只沐浴过它一两次光亮的黑暗之子；而对于写作——写作的奇迹，那伟大生活的造化，人的卑微是必须的。精神的勤勉，以及它天性快乐的倾向——也同样！更何况我愉快地获知了这一切的将来——也正是那个著名美国人所言了：“……这是一个多幕剧，而且没有最后的一幕^①——”或来自古巴的一名钢琴家乔治·博勒特的表述：“某一个到达点可能会引向另一个到达点，而另一个……又引向其他。”我承认，我通过本书可能实现的文学抱负十分有限。我是在用一只简陋的木筏子试着横渡太平洋，像许多年前那几个《孤筏重洋》的挪威人，发生在秘鲁海滩上的事情。在波涛汹涌的洋面上我只是有斗胆一试的稚童般的勇气。当阵阵狂风扑面而来，木筏子沉没或被巨浪击碎的可能性在即——而本集中收录的最早一篇文字作于遥远的1984年（我把它们笼统收集成册，也如同在急流中打捞散落在河道各处的圆木）——然而，危难和冒险给我带来喜悦；海面愈荒凉、愈晦暗，我的喜悦也就愈大。人类中间曾当过水手的著名人物——作家——之一，康拉德说过：“艺术的目的，像生活一样令人感奋，也一样困难……隔着重重云雾——”^②

说这句话的人，是的，人类也曾通过他一系列灵与肉的奋搏，

最终以文学的辉煌形式,得以告别他们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的海洋颠簸之苦,以及航行世界的业绩。他的小说《台风》、《走投无路》等以一种鬼斧神工的文字气派,和工作与想象的出色风格表现了人类在海洋上的青春之美。我个人直到上周仍在读他,并私下里称他为“海上的莎士比亚”。我无限地敬佩其作品探索世界的深度和勇气,亦同时从中得知一名伟大作家可能有的深奥能力——往往有能力同时赋予人类两样东西——或者称之为艺术家的**双重业绩**——这就是:到达和告别、消散与凝聚、灭亡和新生、快乐与悲伤……。如同昼夜交替的完整自然,一名伟大的作家,将给予(触及)我们白昼与黑夜两种不同的感觉(官)。并且——在遗世独立的个性的意义上——世界在他那儿开始,也将在他那儿结束。“在我的结束是我的开始”(艾略特语)。艺术的绝对意义上的继承是可见的,也是不存在的。



我一定是在观众席上传来零星掌声的迷惑下扯远了。我想说的是写作的不可重复性,而我时常重复我自己,不知不觉地在人为划定的散文这一区域里梦见相近的文字、风格、幻想内容。在最好的状态时,或者说在最高形式中,我是在以某种幻想的方式进行写作,某种白日梦的方式。我在昏睡、在梦游——文学给予了我可怜的一点睡眠——这是一种漫游式的、文字半睡半醒、多半处于寂寞中的写作。在虚空(写作时我时常不知自己置身于何处)中漫游。在光亮和阴影处,等待着奇迹,等待一颗温柔的心……也迹近于沉



默无言的言辞上的嗫嚅——通过这种在现代音乐中类似黑人谣曲的蓝调节奏而嗫嚅(或许表白了自己)。因此,本书风格可称之为人群中孤单的一个人的欲言又止。他想说,但是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说,又过分敏感于周围天气、人群的嘈杂。他感到“鲜花在我身上生长”(济慈语),而那“生长”,又是悄然无声。这悄然无声,这文字深处显著包含的情绪的低落,来源于我精神生活久已习惯的一种忧伤,一种常年以来从未真正排遣掉,也可能无从排遣的内心忧伤——这忧伤,有两个方面。我想是两个,即:文学或写作的毋庸置疑的崇高和美以及我们生活着这一庸常事实。它们之间似乎有着不可调解的矛盾;也就是说,在一个人的生活和他所热忱的文学之间,有着一道宛如天造地设的深渊。我时常意识到这个深渊。而我的漫游可以说是在(这)深渊之上的走动……

这走动的结果,这忧伤的茫无边际的漫游——就组成本书的灵魂。读者或可从中辨别出他们自己的在暗夜的漂泊——他们自己进而难辨的生活和感情世界的原型……;写作有时成其为懦弱性格的一种文雅方式——当然,这不妨碍它时常以激烈的方法表达出来。那么,如果他(她),读者,在其中某一页上读出这样一行诗,一行小诗(的意思,比方说):

“哎呀欢悦,逝去的欢悦——”

(克里斯蒂娜·罗塞蒂诗句)

——我也就可感慰藉了……

温情始终是,而且一定是——人类际遇中的花朵。更何况在寂寞中的、深知其忧伤的温情。如同肖邦在笔记本里记录的:“有一阵子我在我自己心里死去了;不,是我的心在我身体中死去……”;或者帕斯卡尔式更为严肃冷静的口吻:“他对其中的一种说:又对另一种说——”^③

是为序。

1999年春于江阴



① 梭罗著《瓦尔登湖》，中译本第104页，徐迟译。

② 见约瑟夫·康拉德：《“水仙号上的黑家伙”序言》。

③ 《思想录》(672~701〈502〉, 683~703)。

目录

MuLu

自序/1

忧郁三章/1

小邻居/9

嬷嬷/14

邂逅/16

她/21

海/24

爱/26

雨滴/28

雾/30

忧伤的午睡/32

口琴曲/35

吹笛人之诗/37

迷人的楼梯或钢琴：片断/47

在那去海边的路上/50

秋天/54
星光/56
初夏/59
我是怎样听肖邦的/61
乡村教堂/63
教堂内部/65
摇面店/68
蚕种场/73
生产队附近/76
浆粽店/79
老剃头店/82
茶馆/86
钟表店/92
夜/95
街上/98
雪/102
修伞人之诗/104
银手镯/107
黄酒/109

哭泣/111
竹笛/113
肺/115
霜/117
惊蛰/119
春/121
木工间/123
午睡/125
泪/127
打桩机/129
乌篷船/131
船闸/133
园艺/136
被子/139
敏感/140
契诃夫/141
春雨/142
温柔/144
入睡/146

风琴/148
羞涩/149
月亮/151
桥/153
肖像/155
木格花窗/157
声音/159
午夜/161
寂寞/163
沉睡/165
长江/168
四季/170
早春/173
诗人/176
琴弦/178
书/180
书房/181
嗜好/185
母亲/188

苦孩子/190
花生糖/192
吃月饼/194
水缸/197
枕头/199
信/201
遗忘/203
钢琴/205
提琴/207
虎/208
蔷薇/210
雨/211
法号/213
词/215
一分钟/217
反复吟唱/220
叶畎/224
溪流/227
过拥门关/232

萝卜姑娘/235
义水河畔/238
河畔/241
在毕昇故里/244
周庄/251
凤凰/254
五祖寺/264
春天/268
新月/271
烧荒者/274
教徒们/277
女香客/280
春寒/283
一个春夜/286
两块墓碑/288
忧郁之书/294

忧郁三章

一、散步

我去散步时，从不大注意看那架风车。我要看，只看那些弯腰在麦垄上割草的人。其中一个是年老的妇女，我从她偶尔直起身来喘息的姿势上看出：她是所有母亲中的母亲。甚至在她竖立时，她的身躯仍有些弯曲。她一定是很累了，抬起手臂到颈弯去揩汗。天空一片静谧，风橙黄橙黄吹过青蓝的水面。在这午后的旷原上，除了炎热、枯萎的草、蜻蜓、朦朦胧胧的土块的颜色，还有什么？我说不出我的苦恼，我那过于清闲的头脑来自何处？只是一片片地看着麦地和河岸在愁闷、清新的暑气里蒸腾。燕子飞过了，转眼间，它飞行的路线像一个人的生平那样恍惚、短促。我下意识地夹紧裤袋里的一册诗集，我想轻声念几句，但除了我，谁又能听见？这满世界的寂静，我甚至怀疑连我自己也听不见。但声音发出了，





总得有人听见，——那听见它的耳朵，是什么样子的呢？诗太复杂了。连最简洁的字句，在这大地的静谧、万物的安眠中，也显得过于工仗、突出、费解；一阵风吹过，水面动了动，这就是它们的“听”！相对人的听觉而言，自然界的山峦、土地、森林，是多么地懵然！一只飞鸟，甚至在它飞的时候也是静止的。它的圆睁的双眼从未睁开过，或者说，在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巨大空间里，它的眼睛睁开过；但是，会不会另外有一个空间，里面所有的，则全部是紧闭的瞳孔？那些去海边旅行过的人，他们在我的记忆里，也成了神幻莫测的海的一部分。想到海，我就联想到他们，想到他们在路上走路时古怪的眼神、忧郁的举止，——这是否跟那些我从未见过的海水有关呢？跟它们苍凉的声音有关呢？一个人的拖鞋，他所嗜好的书籍、暴风雨、海图和罗盘，是否超然于他个人的生死之外呢？一定会有什么东西留下来，在人死之后，在大地沉寂天完全黑下来之前，比方说：一些陌生、工整的诗句，为什么我们以后读它们，会如此地感到亲切，感到一种强烈的欢乐、叹息、肃然的认可？究竟谁站在我的背后？在我身体之外，还有什么是我的心脏？我的“突突”跳动的血管？

月亮升起来了。茫茫夜空中，它像农家少女的一声甜蜜的笑诺。那笑诺，我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具体听说过？会不会附近有一片微风的竹叶，“簌簌”地抖动着宛如秋后的霜冻的嘴唇？她用镜子照照她那张发白的脸。她也许在想：屋里怎么会没有别人呢？

我去更远的草甸上散步,对于那些看不见我的人,我像风一样,既是真实,也是虚妄,而我怎么可能是虚妄呢?在这个下午,我走的路、看的风景、动的脑筋,难道一天天就这样过去了、消失了、变成了空虚?那些看到大地上景物的人,能否看到我的思想?严格说来,一个人是不存在爱的。他没有机会、也没有能力去显现爱。他有什么资格说爱呢?他那么世俗,那么灵巧,那么会说话;他的身子那么重!他如果接近爱,他身上的一切都将成为负担。爱是另一种存在物,另一个空间。比起人,其它动物也许反而更挨近这个空间,这很大部分要归功于它们不说话,它们用它们沉默的躯体穿透阻隔着我们的那堵空间的墙。或许,一只猫,一只小鸟,比人更懂得在无声中说话?跟宇宙间浩大的事物相熟识?在空虚中一个人那么快地就容易软弱下来;而一只猫,它整个自身就等于空虚。它不需要再去抗争、搏斗,它生下来就博得了在自然中嚎叫、蹦蹦跳跳的权利,可是人啊!他们那么轻易地想到爱,竭力想当它为一件简单、真切的事,可是他们中间有哪个配这么说,配像一棵树那样在静止的风中伫立?

“沙沙沙”,一阵风吹过林中的干树叶。四下里,黑夜仿佛在对每一块嶙峋的山岩悄声低语:人,一个谎言。

——我又看见了那个风车。旷原上,我的视线被风车下面的一片波光粼粼的河水所久久地吸引。我认出了那个穿花衣服的少女,她尖叫着,蹦跳着,向开了花的山坡草地上奔去。她像一枚红

